

乱都之恋

张我军作

现代台湾文学史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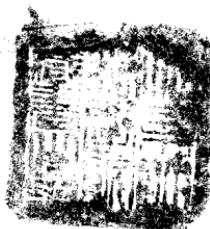
乱都之恋

张我军作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22187



辽宁大学出版社

1122187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代 燕

乱都之恋

张我军 作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零印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2.75 字数：45千 插页：3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

统一书号：10429·065
ISBN 7-5610-0062-6/I 26

定 价：0.85 元

出 版 说 明

为适应高等学校关于台湾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需要，本社将出版《现代台湾文学史》及其配套的参考资料丛书。这套资料丛书，由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及武治纯（特邀）等先生所主持的《现代台湾文学史》编委会承编。

《乱都之恋》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张我军先生的新诗集。1923年，生长在台湾的青年张我军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与同学罗心乡女士相爱，但为女方长辈所梗并迫罗女士另嫁他人。在关键时刻，两人奋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双双远去台湾成婚。《乱都之恋》就是他们当时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斗争时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1925年12月于台北出版发行，但已散失绝版多年。今天，为了纪念这位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先驱者——张我军先生逝

世三十一年和他的新诗集问世六十周年，由张我军先生的长子张光正先生将这部失而复得的《乱都之恋》提供我社作为“现代台湾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第一本重印出版，弥补了台湾新文学史研究工作中一部重要作品的欠缺，排除了多年来海峡两岸四处寻觅这部诗集者心头的遗憾。

本书除原书中的五十五首新诗外，另将张先生的《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新诗作为附录编入。这五十七首诗是目前发现的张先生的全部新诗。1925年张先生发表的《诗体的解放》，是他在新文学运动时期的一篇重要的诗歌理论文章，对研究、理解他的诗作颇有价值，也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供读者参考。

张我军先生的夫人罗心乡女士的《忆乱都之恋》，原系最近由美国寄来的家书中的一段自叙，从未公开发表过，这是了解和研究张我军先生诗集极为难得的资料，现特刊于本书，以飨读者。

此辑全部诗文及罗女士的文章，均经张光正先生校阅，他对原版中明显错漏的文字和标点做过修正，并在书中作了简要注释。在此谨表谢意。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6年11月28日

张我军先生在现代台湾文学 史上的不朽功绩

——《乱都之恋》重版代序

武治纯

《乱都之恋》是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犹如祖国大陆五四文学中的《尝试集》。这一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珍貴文献，在绝版六十年以后失而复得，今天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是新时期海峡两岸文学交流的喜事。

张我军先生原名张清荣，1902年出生于台北板桥，1921年前来祖国大陆，先后在厦门、北京半工半读，继曾在北京几所大学任教多年。他的生平有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经常奔波于台北和北京之间，抗战胜利后返回故乡，1955年病逝于台北。他的一生经历了海峡两岸的悲欢离合，融汇了热爱台湾乡土和热爱祖国大陆的深厚感情。

祖国大陆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张我军先生成

长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旗手。他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上，一向与“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先生齐名，立下了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三大功绩：

第一，拆毁封建旧文学殿堂，撒播五四新文学火种。

五四运动后在台湾展开的新旧文学论战，是由张我军先生打响的第一枪。他于1924年4月21日在《台湾民报》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此后他又接连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揭开闷葫芦》、《文学革命以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著名文章，发起了对台湾旧文学的猛烈批判，并且把祖国大陆的五四文学主张，以及鲁迅、郭沫若、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陆续介绍到台湾，一往无前地为台湾新文学拓荒、播种、催生。

第二，立下台湾新文学坐标，明确为台湾新文学定位。

在台湾新文学的开拓期，台湾虽然处于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地位，但是张我军先生仍然以爱国作家大无畏的精神宣称：“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指出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最近，台湾文坛著名评论家

叶石涛先生在他的一篇重要文章《走过纷争岁月，迈向多元年代——台湾文学的回顾与前瞻》（载1985年10月29日《自立晚报》）中，高度赞扬张我军先生“坚强地主张，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环节”，“代表了台湾作家不畏强权的道德良心。”海峡两岸文坛一致公认，张我军先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这一文学观点具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在思想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指出了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语言方向。

在台湾白话文运动中，张我军是最有力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主张“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把有音无字的台湾方言改进为话文一致的文学语言，从而使台湾文学“不与中国文化分断”，表现了青年时期的张我军已经是有多么久远的和广阔的历史眼光。他的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和一系列散文、小说及评论作品，完全采用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汉语普通话写作，文学语言清新、活泼、明畅、通俗，适应了台湾文学语言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有利于全国各地人民阅读，有利于反映出他的创作主导思想中的革新意识和现代意识。历史已经证明，张我军的主张代表了台湾新文学语言建设的正确方向。

在此，热烈祝贺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失而复得；热烈祝贺由《现代台湾文学史》编委会承编、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台湾文学史教学参考丛书第一部——《乱都之恋》同广大读者见面。

1986年11月 于北京

目 录

序	(1)
沉寂	(3)
对月狂歌	(4)
无情的雨 (十首)	(5)
游中央公园杂诗 (六首)	(11)
烦闷 (四首)	(14)
秋风又起了 (六首)	(17)
前途	(20)
我愿 (三首)	(22)
危难的前途	(24)
乱都之恋 (十五首)	(25)
哥德又来勾引我苦恼 (六首)	(33)
春意	(36)
附录 [一]	
弱者的悲鸣	张我军 (37)
孙中山先生吊词	张我军 (38)
诗体的解放	张我军 (43)

附录〔二〕

忆乱都之恋 罗心乡 (56)

喜迎《乱都之恋》归来 张光正 (59)

附录〔三〕

张我军先生传略 本社资料室 (62)

乡国之情 血泪之华

——写在《乱都之恋》重版前夕

..... 张仲景 (65)

台湾新文学的鼓吹者

——张我军及其诗集《乱都之恋》

..... [台湾]黄天横 (75)

序^①

人生无聊极了！苦闷极了！

仅仅能够解脱这无聊，安慰这苦闷的，

只有热烈的恋爱罢了！

实在，没有恋爱的人生，

是何等地无聊而苦闷呀！

然而，恋爱既不是游戏，也不是娱乐呵，

真挚的恋爱是要以泪和血为代价的。

我曾经过了热烈的恋爱生活，

且为了这倾了无数的血和泪。

① 这首序诗曾发表于1925年12月17日《台湾民报》第85号。《台湾民报》的说明如下：“《乱都之恋》一册系张我军君的第一诗集，张君这一年来的作诗尽收在这里，有的发表于北京晨报，有的在民报发表，也有未曾发表的，这次受了朋友之劝，已决定印成书想在新历年底可发行。”

这小小的本子里的断章，
就是我的血和泪所留下的痕迹。
我欲把我的神圣的泪痕和血迹，
献给满天下有热烈的人间性的
青年男女们！

1925年12月14日

沉 寂^①

在这十丈风尘的京华，
当这大好的春光里，
一个T岛^②的青年，
在恋他的故乡，
在想他的爱人。
他的故乡在千里之外，
他常在更深夜静之后，
对着月亮儿兴叹！
他的爱人又不知道在哪里，
他常在寂寞无聊之时，
嗔咒那司爱的神！

1924年3月25日在北京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4年5月11日《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

② T岛指台湾岛。

对月狂歌^①

这样黑暗的世界，
在这沉寂寂的夜里，
殷勤地展开着你慈爱的眼睛，
熟视破窗里的穷人；
我感谢你！我赞美你！
呵呵！月里的美人哟，
你是我仅有的知己！
你是我永远的伴侣！

1924年3月26日在北京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4年5月11日《台湾民报》第2卷第8号。

无情的雨^①

(十首)

—

天是还未明的，
我的睡魔已经跑去了。
哦哦！夜来监视着，
不愿它继续落下去的雨，
因了几小时的贪眠，
声势愈发猖狂了！

① 本篇曾发表于1924年7月21日《台湾民报》2卷13号。发表时在诗后注明：“附：这十首诗送与回到故乡去了的甘振南君看。”

二

听一滴滴掷在屋瓦上的雨声，
如一根根的针在刺我的心房。
天呀！你忘了么？——
今夜的月底下，
是我们要造我们的
甜蜜的历史的一段呀！

三

唉！唉！唉！这时候，
怕伊也被那如针刺的雨声
叫醒过来了。
雨呀！快点儿歇息吧！
真要把伊的柔肠刺断呀！